



## 唐大郎致姚吉光 一信笺释

◎祝淳翔

在拙编《唐大郎文集·闲居集》的书前插图中收有大郎致吉光一信，全文不长，照录如下：

吉光兄：

大函奉悉。逸芬兄远道归来，老友重逢，闻之欣慰。昨晤之方、修梅二兄，我们议定于本星期六中午（廿二日）在淮海饭店（过去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合作东道，请您偕逸芬兄同临小酌，以便畅叙离情。我们十时半已在那里，望二兄亦准时光降。余俟面尽，即颂日祉。

弟云旌十九日。

收信人吉光，乃民国时期小报界四大金刚之一《福尔摩斯》的图画编辑姚吉光。该信今藏于陈子善教授家，信封保存完好，故文集中将写信日期标为1979年9月19日，这天是星期三，三天后的22日正是星期六，正相符合。

信里的逸芬即俞逸芬，大郎在1929年3月3日《大公报》曾撰《理想中之一张小报》一文，对于编一份理想型的小报，说是要请“唐驼写报眉，要去请张丹斧做第一篇，要去请马星驰画插画，要去请黄梅生、张超、俞逸芬做剧评……”可知俞逸芬当时是有名的剧评家。他原籍苏州，曾用笔名清芬、红豆室主、大雷、大云等，亦擅写花稿，人称“倡门才子”。据他本人透露，原来这一绰号是小说家张秋虫给他题的，对于他实在是一种耻辱。他又曾拜袁寒云为师，故书法酷似寒云。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逸芬离沪，直至抗战胜利方才返回。1949年2月12日，俞逸芬与张南子在上海《新闻报》刊出结婚启事，婚礼即由姚吉光计划，请几个熟朋友吃饭，并在婚书上请他们签名，作为证婚之用。张南子为前绿宝剧场的台柱子田心，她容貌并不十分出色，却是一名演技精湛的话剧演员。

新中国成立后，俞逸芬命途多舛。1952年时已携眷赴新疆，“天天把哈密瓜当饮料，快乐得不想回来了”。《高唐散记·快接江南俞五回》而据郑逸梅日记1955年10月10日记载，则称“俞逸芬夫妇在乌鲁木齐生活颇苦”。1960年5月末，郑逸梅听说“俞逸芬申请入文史馆，颇望其能成事实”。孰料天不遂人愿。6月5日，“俞逸芬在新闸桥防汛队任挖泥工作”。18日，他们夫妇将“调遣西北劳动”，目的地为甘肃张掖，并将“所有文物悉让给荣宝斋”。7月中旬，“俞逸芬已有来信，在张掖乡间从事农业劳动”，然而“居处与工作地点相距二十多里，天未明即起”，生活辛苦。又兼西北昼夜温差很大，不能适应，10月时，还写信向沪上友人平襟亚索要旧棉毛衫。

1978年4月7日，郑逸梅致信陆澹安，称“俞逸芬仍在张掖，与袁家骝（骝）通信，但未便以实情告袁，甚感苦闷”。袁家骝即袁寒云三子，著名核物理学家。



## 《冰雪女皇》

### 插图选(3)

凯瑟琳·贝费利和伊丽莎白·艾伦德 绘

鸽子告诉格拉达：“我们看见小加伊坐在冰雪女皇的雪橇里。”



### 新书快递

覆巢之下  
朱亦灵  
中华书局

本书引入日常生活史的视角，较完整地还原了晚明士绅真实的生命图像，展现了嘉定士绅侯岐曾的求生渴望与赴死结局之间的张力，在学术理性之外亦饱含人文温情。

茶馆：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王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通过考察20世纪下半叶成都的茶馆，探究大众文化以及公共生活的兴衰起伏，从而透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的剧变。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城市的发展及其逻辑，还可以理解

当代中国的转型与变迁。

地理学家喝掉了他的地球  
[俄]阿列克谢·伊万诺夫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生物学家维克多·斯鲁什金因生活窘迫应聘成为地理代课老师，小说不仅描绘了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小城面貌，更细致展现了俄罗斯普通知识分子在道德困境中的坚韧与挣扎。

加勒比海的绿色鳄鱼  
盛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本书描述了作者盛林与丈夫菲利普骑着摩托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穿越古巴的所见所闻。古巴最好的是教育和医疗，他们实现了全民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医疗。



## “任克”与“冯颉英”

◎归学农

鲁迅在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廿九日致蒋抑卮函之中提及“任君克任”，据王景山《鲁迅书信考释》（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有1982年初印本及2012年增订本），此人本名任允，字克任，浙江仁和人，光绪二十八年，自费留学日本，并引光绪二十九年《浙江潮》第三期《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为证，再引该杂志第二期《苦英雄逸史》、第七期《俄国虚无党女杰沙勃罗克传》“两者均署名任克”，认为“这位任克应就是任克任”。如果此说可从，那么南昌普益书局同在“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印刷，七月十五日发行”而署名分别为“日本民友社著，中国任克编译”的《政治革新史》以及“著作者民友社，译者任克”的《教育进化史》应该也是此人著译之作。

《鲁迅书信考释》又引宣统元年（1909）《浙江教育官报》第十期《本公司奉扶宪札准驻日公使咨奉天官费女生冯颉英请领故夫学费移藩司文》，指出“冯颉英，即其妻”。此处“冯颉英”三字，初印本及增订本同，实则《浙江教育官报》中“颉”原作“撷”。冯撷英，字始平，浙江杭县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由奉天省资送赴日留学，先入实践女学校，次年七月，改入女子美术学校，习西洋画，学制三年。宣统元年，“卒业匪遥”，其夫溘然而逝，“惟有恩将浙江省咨准发给夫一年学费并考察等费，除先夫在日领已半年外，尚有半年应领之费照案发给，俾得稍资餧粥以赡遗孤而竟所学”，所请照准。宣统二年（1910），冯撷英自日本学成归国，后在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担任监学。辛亥革命期间，她加入浙江省女界协赞分会，赴沪募捐，“奔驰旬日，愤气填膺，吐血不止”，甚而“已昏晕不省人事”，又任“杭州女子国民捐”正干事长，其后事迹不详。

另外，冯撷英即中国科学院院士楼南泉的外祖母。据说，曾经“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是艺术（油画）硕士”，可备考也。



## 《边城》汇校本的误判

◎曲辰

沈从文生前对《边城》做过多次修订，先后有六种版本：一九三四年《国闻周报》初刊本，同年生活书店“创作文库”初版本，一九四三年开明书店“沈从文著作集”改订本，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沈从文小说选集》校正本，一九八一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百花洲文库”重校本，一九八三年花城出版社《沈从文文集》新订本。另有一册一九三六年手校本，即原姜德明藏“沈从文校

改、题识本”，去年拍卖会上以三十三万三千五百元成交价拍出。

二〇〇九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边城》汇校本以开明本为底本，理由是沈从文一九四八年曾表示“全集付印时宜用开明印本”，而且这一意见已被二〇〇二年北岳文艺出版社《沈从文全集》采纳。

如果面向普通读者或沈从文作品及现代文学爱好者，这一选择无可厚非。可作为研究资料的汇校

本，一般采用初刊本或初版本作底本，校注罗列各次修改的异文。《边城》汇校本却以改订本为底本，仅与初刊本、初版本和重校本对校，没有涉及校正本、新订本和手校本，其文献史料价值已大大降低，校注内容又或前或后，极不利于读者考察作家思想演进和版本变迁的脉络。

“汇校说明”里说：“读者一定能从这个异文汇校本中读出《边城》独有的风貌来。”这显然是误判了目标读者。